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西线无战事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四部长篇小说文册



主编：刘以林

西线无战事

著者：〔德〕雷马克

译编：诸梦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介

艾利希·玛利亚·雷马克(1898~1970),德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,1929年出版反战小说《西线无战事》。雷马克被西方认为是20世纪世界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之一,1970年9月25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。

《西线无战事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,描写了8个德国士兵平凡而残酷的战争经历,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荒谬性和残酷性。在作者的笔下,到处是死亡、恐怖、鲜血、伤口,人类自相残杀的种种情景令人惨不忍睹,也令所有读者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。种种貌似崇高的口号和狭隘的英雄主义,在死亡和毁灭的青春面前露出了虚伪的本质。这部作品是根据作者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,真实而生动。小说的反战意义与文学成就并存。

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,也不是一份自白,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,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,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。

1

昨天我们换了防，现在正呆在离前线 9 公里的地方休息。这会儿肚子里装满了菜豆煮牛肉，大家感到又饱又满意。每一个人甚至还有一满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；香肠和面包还发了双份；更了不起的是烟也发了双份。

14 天前，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。我们那一带战事相当平静，呆在后方的军需库为我们保存了规定数量的补给，供全连 150 人回来时用。不料正好在最后那天，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和加农炮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地猛轰，全连损失十分惨重，生还的只有八十几个人。

昨天晚上我们撤离前线，首先想好好地睡一大觉。在前线，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什么觉，一连

熬了 14 天。卡特辛斯基的话说得很对：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会儿，这个战争就不算太坏。

正午了，我们第一批人还没有爬出营棚。半小时后，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，跑到有股油腻和香味的随军伙房前排队。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那些最饿的人：小阿贝特克罗普，我们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，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；米勒第二，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，梦想着考试，在密集炮火轰击的时候还刻苦地背诵着物理学的定理；勒尔第三，他蓄着络腮胡子，特别喜欢军官妓院里的窑姐儿；第 4 个便是我本人，保罗·博伊默尔。我们四个人都是 19 岁，都是从一个班级出来，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。

紧跟在我的身后的是我们的朋友恰登，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，年纪跟我们相仿，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，坐下来吃的时候，他身材瘦细，可他吃罢了站起来，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；海伊·韦斯特胡斯，也跟大家同年，是个挖泥煤的，他能轻轻松松地把一个配给面包抓在手里，问人家：猜猜看我拳头里抓的是什么东西；德特林，一个庄稼汉，他除了田园和妻子，什么也

不想；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·卡特辛斯基，我们这伙人的首领，坚强、机灵、狡猾、40岁，有着一张土灰色的脸，一双蓝幽幽的眼睛，一副罗锅的肩膀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，它嗅得出浑浊的空气、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。

在炊事房前面，我们这伙人不耐烦地站在长队的最前列，可是那个脑袋像西红柿的炊事员，一直没来理睬我们。

后来，卡特辛斯基喊他了：“海因里希！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，菜豆已经煮熟了。”

他睡眼惺松地摇了摇头：“你们得个个都到齐了才行。”

恰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我们个个都在这儿了。”

那炊事班军士仍然不理睬：“在你看来可能都到齐了，我可煮了150个人吃的东西。”“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东西的了！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，就是在群葬基地长眠啦。这回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恰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：他眯着一双狡猾的眼，向前小声地问面包、香肠、纸烟是否

也领来 150 人的份额。

那愣头愣脑的军士心不在焉地点着头。

恰登容光焕发了：“哎呀，这才叫走运呢！全是给我们准备的！一点不错，正好是双份！”西红柿脑瓜这才恍然大悟：“那可不行。本来是给 150 个人的东西，不能让 80 个人给拿走。”

卡特辛斯基生气了：“你领 80 个人的军粮吗？你领的是 150 人的，是第二连的，这就够了。我们正是第二连的，发给我们吧！”我们开始推搡那个家伙。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，有过好多次，就因为是在炮火底下，他不肯把锅移得近些，当饭菜送到我们战壕里时都已经凉了。

我们这种不满的情绪逐渐膨胀，若不是连长来了，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。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们昨天损失惨重。”

随后他向锅里看了一眼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说道：“给我送一满盘菜豆来。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。我们是用得着的。”

西红柿的脸上露出一副惘然的神情。恰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跳起来。“你这个该上绞架的！”西红柿怒吼着。他已经认输了，垮掉了。

今天真是好日子。连邮件也送来了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两三封信和报纸。我们溜达到营棚后面的草地上。克罗普的胳膊底下挟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。

草地右边，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，这是给新入伍的战士们用的。而我们却需用更好的处所——草地到处散放着一只只矮小的、单独的、很干净的四边都用木板围着的箱子，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，边上还有把手，可以随意搬动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初我们在营里当新兵时，厕所没有门，20个人并排坐着。这样不论你在干什么，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。

我们搬来了3只箱子，围成一个圆圈，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上去。这一坐就是两小时，我们才满意地站起来。

这儿虽然是露天，上厕所却是一种享受。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比在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都好。在那儿，只能说是卫生；可在这里，却是美妙。

我们头顶上是一片蓝天，周围伸展着一片繁

花盛开的草地。我们读着信，看着报，一边还抽着烟。3只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、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中间

我们把那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，这样它就变成了一张很好的玩纸牌的桌子了。克罗普身边经常带着一副纸牌。

一阵由手风琴伴奏的歌声从营房那边飘过来：“那一次可真是九死一生，孩子的——”于是我们便沉默了。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、压抑的感觉。

忽然克罗普问：“最近你们谁看见克默里希了？”

“他受伤了，大腿中了一弹。现在可能还在圣约瑟夫医院里。”我说。

米勒认为，他大腿挨了一枪就可以提前回家了。

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。

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：“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。”

我们都笑了，米勒把纸烟扔了说：“但愿他也在这儿。”

坎托列克是我们班的教师，一个严厉而矮小的家伙。他经常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，看上去像一只尖嘴老鼠。在一次体育课上，坎托列克老师给我们作了长篇报告，他用令人激动的嗓音说：“你难道不愿意参军吗，同志？”最后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到地区指挥部报名参了军。这些教师通常把他们的感情放在背心口袋里备用，只是按课时需要而掏出来向我们炫耀。那时候，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一点。我们对为什么参军打仗一无所知，倒是那些贫穷、纯朴的人最明智，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一个灾难。卡特辛斯基经过仔细考虑后断言：那些家境比较好的人，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而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愚蠢了。

我们不会也不必责怪坎托列克。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，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，用的也是于自己无损的方法。而这也正是我们亲眼看着他们垮台的原因。

对我们这群 18 岁的年轻人来说，教师理所当然地是走向社会、走向未来的指导者。我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他们的信任和崇敬。然而，当我们看到第一具死尸的时候，信任与崇敬就完完全全地

被粉碎了。战争使我们明白，我们这一代人比老师那一代人更加正直。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胜于我们。战场上一次次密集的扫射，无情地揭示出坎托列克老师灌输给我们的世界观的荒谬；在猛烈的炮火中，他们竭力教授的那种思维方式被彻底摧毁了。

他们仍旧到处发表演说，仍旧煽动为国家服务是头等大事，而我们却清楚地知道死亡的恐惧比以往更强烈地威胁着我们。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勇敢投入下一次进攻，可是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切。我们断定，他们那个世界已经在战争的血泊中彻底沉没了。

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，我们把他回来时所用的东西提前收拾妥当了。野战医院里乱糟糟的，到处弥漫着来苏水、乙醚和汗臭的气味儿。克默里希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，脸上浮出喜悦而虚弱的表情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，弗兰茨？”克罗普问。

“还可以，就是脚疼。”克默里希龇着牙把头沉下来。

我们谁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他的被子。进来之前，护理员悄声告诉我，克默里希的一只脚已经没有了。他的被子成拱形窝在腿上，截肢后的断腿放在一只铁丝篓下面。我看米勒摇摇头想说话，连忙踢了他一脚。

克默里希的脸色很可怕，苍白而萎黄，死神正一步步朝他逼近。他不久前还跟我们一起烤马肉，一起缩在弹坑里抽烟呢！我恍然想起了他的母亲，一个善良的胖乎乎的女人，出征那天，她在车站摇摇晃晃，不停地流眼泪，整个脸都哭肿了。她几次拉着我的胳膊，恳求我在前线多多照顾弗兰茨，说他是孩子。是的，弗兰茨确实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有两条瘦腿和一副窄小的肩膀。可是，一旦杀上战场，谁有本事顾别人呢？除了死神，没有谁肯顾我们了。

“弗兰茨，这样也不错，你马上就能回家了。”克罗普打破沉默说，“要是等着你轮休，少说也得熬三四个月。”

克默里希淡漠地点点头。

米勒弯下身子，说：“我们把你用得着的东西带来了。”

克默里希没吭声，做了个把东西放在床下的手势。米勒照着做了，起身时拿着一双飞行员长统靴，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鞋，用柔软的黄皮子制成。米勒把它跟自己的破皮鞋比了比，高兴地问克默里希：“弗兰茨，这双鞋你也要带回去么？”

他的意思很明白：即使克默里希恢复了健康，也只能穿一只鞋，带上它没多大用处。而且，假如人死了，护理员马上就会把漂亮的皮鞋收归己有，这岂不可惜？

米勒不死心地提着靴子：“我用好东西跟你换，行吗？”

克默里希不太情愿，这双靴子是他的心爱之物。我看到米勒还想说什么，便用力踩他的脚趾，他咧着嘴把靴子放回床下了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我们起身告辞。我答应明天再来，米勒也说还要来，我明白他是惦记着那双皮靴。克默里希只是轻轻呻吟，一直没有说话。

我们3个人默默地离开医院。我们觉得浑身发凉，双腿直打哆嗦。米勒拔起一根野草，像马一样嚼着。突然，矮小的克罗普把烟丢在脚下猛踩，面孔扭曲得可怕，结结巴巴地大叫：“臭狗屎！”

他妈的，臭狗屎！”我们习惯了，这是前线士兵经常发生的短暂的精神失常。在这种鬼地方，每个人都免不了会发疯的。

我们又走了一会儿，克罗普渐渐平静了。米勒逗弄他，说：“哎，阿尔贝特，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都说些什么了？”

克罗普笑了：“他夸我们是钢铁青年呢。”

我们怪叫着大笑起来。

2

我们这帮钢铁青年——我、克罗普、米勒、勒尔和克默里希，脑袋里空空荡荡。战争把我们的青春幻想打碎了，以致我们连回忆一下美好的往日生活都没有成功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年龄大一些的人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有职业，有爱好，

战争仅仅使他们生活的流水暂时中断，却并不能全盘毁掉。我们有什么呢？坎托列克老师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。不错，我们还没有深深扎根，就被战争拔起来了，抛出去了，我们成了一群特殊的、忧郁的、粗俗不堪的人，一群“钢铁青年”！

米勒确实想弄到那双靴子，但是他并非没有同情心。如果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，米勒宁肯赤着脚在铁丝上走路。眼下，克默里希就要死了，米勒穿上那双靴子，说不定能够更利索地冲锋陷阵。鬼才知道呢。

我们接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，这比学生时代接受的十年教育更有决定意义。经过培训与改造，我们终于弄懂了：一颗擦亮的钮扣比四卷经典更为重要。我们先是惊讶，随后便怨恨，最后则满不在乎。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：不论做什么事情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精神，而是靴刷；不是思想，而是规章；不是自由，而是操练、操练、操练！

我们怀着激情和善良的愿望当兵，然而长官们却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打